



信

□ 耿永红

信笺寄出的时候，应该是秋天，凄冷的，清瘦的，萧瑟的。

万山叶落，北雁南归。而他音信皆无。

触目所及，皆是秋色、秋光、秋景，是心上的秋天，一个愁字，却上心头。日益憔悴的脸颊，变成了一阙宋词，带着暮晚的凉意、黑夜的况味，陷入深沉的思绪，剪不断，理还乱。

西楼的影子，又瘦下去了，变成一轮孤独的下弦月，弯成一道蹙眉，哀哀地悬在天空。西楼上的影子，凭依栏杆，听夜漏响起，听夜虫呢喃。衣袂飘飘，涌动万千愁绪。

他依旧音信皆无。

那封寄向远方的信笺，正在哪条路上走着呢？它跋山涉水，带着心跳与热忱，奔向一个柳暗花明的方向。

柳枝轻晃，渡口上的客船，搁浅在旧时地方。河水缓缓流淌，不急不躁，不冷不热。那封信，映在夕阳下，枯藤老树昏鸦，印过信笺的封面。

那封信，结过冰霜，也触过滚烫的体温，而星星般的眼，曾经在上面洒下过三月的阳光。那时，歌唱的黄鹂，带着春天的清新，声音脆生生的。那时，连雨珠都是欢喜的，一滴一滴，在檐下叮叮咚咚，是一颗颗小小的心脏在跳动。

一盏灯笼，挂在桂花树上，苍老的眼神也从初始的崭新变得黯淡，风吹过

时，灯笼叹了一口气，她是一片残破的叶子，向秋天温婉地告别。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封信何时到达那个地点呢？趁着热烈的心跳还在继续，大红的嫁衣尚未褪色，一封封信正在途中风雨兼程。

……信笺的起点到终点，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写信人与收信人，中间有时不止隔着一道银河，有时还隔着阴阳，彼此变成了永不照面的参星与商星。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写信人，在写信时把自己也一并寄出去了。他先寄一颗心，滚烫滚烫的，活泼泼地跳跃着，红彤彤地亮着。这颗心，为另一颗心而跳动。她还要寄出自己的问候，那些远方的亲人，形影相吊的人，熟悉的眼睛，盛满浓郁的思念。她要寄出自己的话，多少想说的话，像草芽，早已萌发出来，说给那人听，只可惜，太远了，他听不到。

眼前，一灯如豆，一粒小小的红豆，劈开最浓稠的夜。

他还要寄出自己的梦。那时，满室如春，人面如花，绽放得正艳丽；是一轮满月，在满月里，笑靥隐隐，圆了长久的相思。

那封信，盛满柔情蜜意，也盛满凄风苦雨、肝肠寸断。写信人，在灯下微皱眉头，诸多的乌云聚拢而至。那么多

好时光，带着花香的，有鸟鸣啾啾枝头；春花春山流，春意春日佳。

写信人的春天，很快来到了秋天。秋风萧瑟秋风凉，耿耿秋风秋夜长。风吹寒窗，弦丝轻响，一声弦，一声叹，点点滴滴，梧桐夜雨，落在信笺里，铺了一地的黄，一地的哀叹。

写信人，把光阴写得风生水起，再破旧的房屋，也有了光亮。她眼里的眸光，萤火虫般闪闪发亮，高高低低的，飞向远方。

收信人在哪座山上，旧庵陈舍里，书卷上映出谁的脸庞？

他有鸿鹄之志，要飞向青云。故乡远，高堂遥。胸中十万号角在响。箭在弦上，剑在匣中，一个人的眉梢，聚满意气风发。琼林宴，庆功酒，旌旗招展，沙场秋点兵，万马齐鸣。

一封小小的书信，追不上他的雄心壮志。他回首，所有走过的路，都挟雷带电。男儿志当怀高远，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男儿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一封小小的信，怎样才能召回一颗远去的野心？

写信人，身处茅篱矮舍，听着鸡鸣犬吠，伴着小桥流水。

那么多时光，用来等待了。大半生的时光，如白云苍狗，轰雷掣电般。一生最好的时光，小桃树，青苔小院，月季

花大朵大朵开着笑着。那时，她鲜嫩，明媚，青翠多汁。

嗯，记得那时年纪小，两人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得睡着了，风吹过林梢雁儿在叫。

这一觉醒来，半生倏忽已过。收信人，还在哪条路上奔波呢？残破的看山屋，走不完的荒芜之路。溪中洁净的白石成了肥嫩的脚趾。漫山遍野的树，棵棵没有姓氏，活成了无名小辈。

而他，偏要在无名小辈中，蹚出一条路来。

那封信，沉重凝滞的步伐，永远追不上他的翅膀。那封信，在寒风中翻滚着叹息，落叶般，是一只疲惫的蝴蝶。那封信，像个失宠女人，日益宽大的衣带，包裹着一颗几近卑微的心。上面的邮戳，带着夕阳的况味，早已作别朝霞与晨曦。

写信人，一为参星；收信人，一为商星。他们隔在天空的阴面与阳面，相思相识不相见。

那封信，悬挂在久远的树梢，是早已落下的星辰，光阴的蜘蛛网早已错过最佳猎物。而有时，它还分明躲在线装书某个阑珊的角落，哀哀地伏在那儿，成了只风干的蛾子，早已没有了体温与呼吸。

信里面的人，脸庞模糊，最终在古旧的画幅中，逐渐隐去了衣衫的一角。③2

他像极了我的父亲

——读莫小谈《五月看到的身影》有感

□ 温暖

从乡村走出来的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弯弯的小路、香香的泥土，袅袅的炊烟、浓浓的乡音，青青的麦苗、黄黄的菜花……最牵动心魂的还是乡下父亲母亲的身影。

莫小谈的《五月看到的身影》，讲的是从农村走出来刚在城市立足的一对年轻人莫小谈和祝五月，看到像父亲背影的人不敢近前相认的故事。故事很简单，在作者的力透纸背的细节刻画里，在蒙太奇般的时空变换里，在叮叮当当的拟声词里，我读出了震撼心灵的深深感动。

第一次看到的身影，透过公交车窗，看到“他”与另一个人争抢着去捡便利店扔出来的一个废纸箱。“那奔跑的姿势，那将纸箱对折、踏平再对折的习惯，都像极了我的父亲。”

第二次是莫小谈送祝五月第一次远行时，在高铁站附近看到了“他”的身影。“一位老人正处在废墟之上，抡着铁锤用力击打着断壁残垣。”

祝五月说，你看，他抡铁锤的姿势，用小臂擦汗的动作，像极了我的父亲。

满手泥污干着活儿的农民伯伯，都有用小臂擦汗的习惯。

由于急着赶高铁，也由于没有勇气近前确认：祝五月希望看到朝思暮想的父亲，又害怕他真是那个正吃苦受累的父亲。因为父亲给她拿学费、拿生活费的时候，总是夸耀自己在大城市里干着体面轻松的活儿，挣着丰厚

厚喜人的工资。

祝五月把这个确认父亲身份的任务郑重地交给了莫小谈。她描述了自己父亲的外貌特征：个头儿不高，面色黧黑，微微驼背，额头的皱纹看上去像字母W……农民父亲饱经沧桑的形象跃然纸上，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罗中立的那幅油画——《父亲》。

莫小谈来到工地上，没看见那位老人，却在工地旁的打铁车间看到了他的身影。“那铁锤与铁砧碰撞而发出的旋律，那飞溅于四周的火星，是如此熟悉。还有，那位老人马步半蹲，抡锤打铁的模样，也像极了我的父亲。”

现在，轮到莫小谈不敢近前相认了。

其实，你认与不认他，中国农民父亲的形象都在；你敢与不敢近前，勤劳纯朴的父亲一直矗立在心中。他们任劳任怨地为了儿女操碎了心，农忙时，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劳作，一滴汗珠掉地上摔八瓣儿；农闲时，游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干着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儿，粗手抓砖砌墙，蹒跚着扛水泥袋子，垃圾箱里捡拾饮料瓶……

“总是向你家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筷子兄弟的《父亲》，在我读完《五月看到的身影》后，总在耳边萦绕盘旋，久久不散。无论身在何方、人在何处，父亲的身影总会在眼前浮现、在心底温暖。③2

乐享冰雪



新华社记者 杜宇 摄

花是季节的心情

□ 王金政

花是季节的心情
雪花也是
花是春天的蝴蝶结
装扮了姑娘的娇媚

花是姑娘的笑声
一包一扎能把指甲染红
这农家小院的泥土
捧出了幸福的时光

花是诗人的安慰
黄色的灯笼照亮寂寞人生

东篱菊曾是五柳的悠然
也是与桃同开的豪壮

花徐徐落在 腊月的脖颈儿
年的雪窝里踩着乡思
深深浅浅 留下印痕
踩出大小不一的年轮

花矜持 是美好的证书
花自语 为 人间代言
花是心间的四季
有蜜蜂过后的甘甜③2

馍香

□ 孙希彬

几十年来，我也吃过不少美味佳肴，但记忆里没有什么烙印。很多很好的味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忘，唯有小时候啃过的一种干馍的味道，藏在舌下，滋养味蕾，时常让我回味。

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那年月，买东西都要凭票，小麦被称为细粮，挺稀罕的，蒸馍都是用杂粮。所谓杂粮，是红薯干、秫秫、玉米等混合磨成的面，以红薯干居多。蒸出来的馍，不但发黑，还硬还粘手。所以当年流行一首民谣：红薯干子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一年到头，基本上都是吃这种杂粮馍，只有到了春节，家里才会蒸一点儿白面馍，用来招待客人。但白面馍蒸出来后，只有在除夕晚上和大年初一那天才能随便吃——我说的馍香，就是这种春节期间蒸的白面馍的香味。

腊月廿三是小年，不过那个年代人们普遍较穷，小年和平时没什么区别。但到了腊月廿八、腊月廿九，确实不得不准备了，才开始蒸馍、炖肉、炸油货、过油锅，忙个不停。我们家炸油货和过油锅，一般是在腊月廿九夜里进行，主要原因还是怕弄早了孩子偷吃。那时候年龄小，馋嘴，腊月廿九夜里一直闹着不睡，就等着父亲炸油疙瘩和酥肉，想赶紧吃到嘴里。过年应该准备的东

西，基本上会在腊月廿九夜里准备好。之后，父亲会把油炸的东西分层放进一个大筐里，然后用绳子拴着，高高地吊在梁上，只有来客的时候，才把筐放下，拿一些酥肉、肉丸子烩点儿粉条、豆腐、白菜。平时，我和哥哥们只能望筐兴叹，白流哈喇子。

但是有一样东西——蒸馍，父亲是不装在筐里吊起来的。一来因为馍蒸得多一些，吊起来比较重；二来相对于酥肉、肉丸子之类的东西，馍不那么金贵。不过，也绝不是放在外面可以随便吃的，而是被父亲放在我家的一口大缸里。那口缸很大，据说是我父亲分家时唯一的家产。缸平时用来盛粮食，过年的时候，粮食基本吃差不多了，父亲就把蒸的白面馍用筛子盛起来，放在缸底，然后上面用盖子盖着，盖子上面还压着东西。

顺便说一下，我家的蒸馍是用纯酵子蒸的（那年头没有发酵粉），蒸馍的面被父亲揣过多遍，又是烧劈柴火蒸的，蒸出来的馍又大又白，掰开里面还有一颗大红枣，吃起来硬津津、甜丝丝的，非常筋道。春节过后，乡亲们便开始走亲访友。那时，交通工具落后，谁家有个自行车金贵得不得了，不是关系特别好的，得些压岁钱。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间就拉扯得比较长。当然，待客用的

白馍、酥肉、肉丸子等也就存放得比较长。如前面所说，虽然有白面馍，但那是待客用的。所以，春节一过，不来客人就又开始吃杂粮馍了。杂粮馍当然没有白面馍好吃，馋嘴的我就一直惦记着缸里的白面馍。

春节一过，麦地里的荠菜也长出来了，母亲就让我跟别的小伙伴一起下地挖荠菜或者薅草喂羊。我和几个小伙伴仿佛商量好似的，下地之前，都偷偷地从家里拿一个蒸馍放在篮子里。到了地里，挖一会儿荠菜或薅一会儿草之后，我们便坐在麦田里，拿出篮子里的蒸馍开始啃。此时，蒸馍已放的多日，变得非常硬，还由于水分流失，变得很干，馍瓤几乎是固体状，啃一口一不小心就有馍粒落下。但是，嚼在嘴里，清香甘甜，越嚼越有味，直到在嘴里嚼得湿软，接近糊状才下咽。由于太干，又没有水，有时噎得直瞪眼，但还是小心翼翼地啃，恐怕馍粒掉落。那个年代，白面馍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吃的甜品。

这种馍香，我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小孩子之所以喜欢过年，就是因为能够在过年时添件新衣服、吃几顿好吃的、得些压岁钱。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我们这儿先是把

生产队分成小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家里的麦子分得比过去多了，馒头里的白面也逐渐多了。到了1980年，农村全部实行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家家户户，粮食都有盈余，馍里的白面更多了。大约从1981年起，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基本上家家户户都能经常吃白面馍了。诚如大家所知，以后的日子就芝麻开花节节高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直至步入小康。

时光荏苒，40多年弹指一挥间，中华大地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农村高楼林立，小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到处都是，空调、冰箱、智能手机、液晶电视几乎家家都有。春节来临，除了多了一些喜庆气氛，在吃穿上大家气定神闲、不慌不忙，很少有人家再一下子置办很多年货，更不会将东西藏高藏低了。因为跟40多年前相比，现在真的是天天都在过年。

馍香，那个一代人的记忆，珍藏在我的心中；馍香，那个一代人的奋斗，书写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史中。它使我深深地感悟：是改革开放，拨开了中国这艘巨轮的航向；是改革开放，引领我们经风历雨，终见彩虹。③2

去宿鸭湖看一看天鹅

终于在中原第一大人工湖见到童话中的天鹅了
它竟在现实生活中也一样存在着 一样的高贵优雅
如那天上的月亮倒影在湖面摇曳着一个梦一种生活

我喜悦而颤抖地挥手呼喊：天鹅！你好！你好！天鹅！
它们依旧性情从容地梳理着羽毛

结伴的影人在用影像记录雁群成行的天空
而我孤单地站在道路上 天鹅离自己越来越如幻影
有着湖畔栅栏无法逾越的距离

道路两旁电线杆上的喜鹊同样寄身于道路
却犹如音符在有限的天空下出彩地亮出生命的歌喉
一次次盘旋在人们的头顶
它们犹如家乡的方言
召唤着我

去宿鸭湖看一看天鹅
看过就足够幸运的了

回到生活的轨道中活出应有的底色吧

在万物中舒展为光照的样子吧

第一次驱车环游宿鸭湖是一场辽阔站在岛屿之上以宇宙的视角惊叹万物之美
第二次结伴同行宿鸭湖是一场精神的漫游

在大坝仰望雁群长空
同时仰望一个同频共振的时代
在湖畔俯首天鹅倒影
同时俯首一个人优雅而自持的内心

还是要去追溯河流的源头
掠过麦田羊群
掠过少年的心跳
掠过芦苇夕阳
掠过脸庞舒展的光照

光照……对！光照！
在万物中舒展为光照的样子吧
即使琐碎的生活让尘世都胸口
却又怎样呢
去大自然中梳理羽毛吧
去万物中确定自己的心跳吧
闲庭信步 荣辱不惊
活成光的样子
……③2